

我之于科学

Benda Xu

February 12, 2009

1 科学

人被认为拥有其它生物所没有的智慧，从而会思考，会想象，会归纳，会推究。于是人拥有了理性，拥有了抽象的能力。正是这种智慧使人在生物之林中脱颖而出，并创造了文明。抽象的能力使人能在头脑中进行现实现象的归纳和推究，从而找到类似性或共性，类似性与共性被人一代一代地传下来，被后人完善和发展，这也就成了知识（自然知识），研究知识的完善发展的学科被叫做科学。文明是科学创造的，是理性的智慧创造的。

科学之所以可以导致文明，是因为类似性和共性很有用，它使人对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的认识简化为几点抽象的共性。于是人只要掌握共性，就可以认识一切共性之内的现象了。科学，本是人类为了偷懒而生的，但是这“偷懒”是智慧的，是能保证人类力量提升的，是能让文明积累的。

偷懒的技巧（或称共性）被传承，为避免歧义或含混不清，人们把它确定下来，成为规律（由是，规律是历史性的，是带有人的色彩的，人力图避免它却又避免得不完全。于是尼采讲：真理，就是一个不可驳倒的谬误。的确，规律无法被证明是正确的，只能被认为是有用的。）所有的自然规律合起来就是广义的物理，为了更好地表达规律，曾用于表达玄幻和神秘主义的数学被引用。数学作为语言进入了科学。

我总是更倾向于更广泛更深远的意义，而忽视实用，便产生起“为人类文明进程贡献出我的一切力量”的理想。文明是由科学推进的，我要投身科学，用科学的火炬照亮文明发展之路。我要投身数学和物理，让科学获得意义深远的进步。

2 快乐和痛苦

理想影响了我对快乐和痛苦的认识。

社会的快乐就是普遍的社会成员的快乐。社会成员，人，的快乐在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欲望的满足。压榨奴隶获益让奴隶主快乐，战争掠夺让掠夺者快乐，商业收让投机者快乐。但是这样的生活水平提高或欲望的满足是建立在他人生活的下降之上的，是建立在其它个体的痛苦之上的。这些行为不会造成总体的快乐，甚至会造成社会总体资源的毁灭或滥用或流失，亦即社会总体痛苦。要满足所有人的欲望，要提高总体的生活水平，就只有让社会总体进步，亦即文明的进步。

社会的快乐在于文明的进步，文明的进步赖于科学含入更普遍的规律。

这样，社会的快乐就变成了前进的速度了，速度为正则快乐，速度为负则痛苦，速度大些则更快乐些，速度小些则更痛苦些。所以我不愿接受文明轮回论，如果那样就意味着必须用同等的痛苦换回同等的快乐，就像加缪心中的西西里斯。即使真的这样，人类也宁可用痛苦换取快乐，也不愿让永恒静止把自己同化为石头。

同时，若要有永恒的快乐，就要有永恒的发展，可是文明是否可以永恒的发展，客观世界是否可以承载一个永恒发展的文明？我未想出答案，尼采也没有告诉，或者我没有理解他的告诉。

理想本是一个任务，一个更总体的更抽象的任务。它要有规模缩小的子任务和具体的子任务，还有子任务的子任务。

我为了实现理想，就要脚踏实地地一个子任务一个子任务地完成。完成了一个子任务又会派生出其它任务。于是为了理性地找出和布置子任务，计划就成为必要。子计划的完成意味着向理想前进，子任务的失败意味着我有限的时间的浪费，便意味着后退。这样，我的快乐就在于计划的成功，痛苦在于计划的失败。我变成得任务取向了，类似于机器人了……

3 自嘲

或许。

科学不让我享受人之天伦，妨碍我追求人与生俱来的渴望，把快乐锁定于所谓的“充实”与“奋斗”。让平淡的幸福与我剥离，用“庸碌”与“沉沦”欺骗我。它把我绑在“学习”和“研究”的满足感中，无聊也无暇品评人生百味。

这就是吸毒！让我生活中一切的爽感快感只限于“知识”的获取。这就是黑社会！一旦涉足就无法再过正常人的生活，无法在平静中免于“堕落”的自责；同时又以“伟大”“为人类文明贡献”“崇高”来勾引我入伙！科学家的集合就是黑帮？！

让我爱恋数学“无法自拔”而剥夺我去爱所应爱的兴趣和勇气！让我在像他人一样进行“低俗”的快乐时而谴责自己甚至自虐？逼我探究“宇宙的本源”而不屑思考亲人和朋友的幸福？

科学的建构只是一代又一代的欺骗和勾引，是掉进陷阱的人再又制造的陷阱，是人类前仆后继也填不满的陷阱！因为他们追求的“本源”是永无止境的。

科学真的是吸毒！那么多科学家是在最快乐最有成就时终结了年轻甚至幼稚的生命，科学界真的是黑帮，那么多的人在里面干了一辈子也不知道是为了谁！

自诩为文明的开拓者，实际上只是傻子一样被邪恶利用？

或许。

或许。

传说：

人类被贬出伊甸园后，上帝委托天使引导人类向善，引导人类学会顺从，静受上帝的福音。

但是自从撒旦再次出现，人类变得不听话，开始思考自然，开始思考客观，开始反驳上帝甚至开始怀疑上帝的合法性。

于是人类再次被恶魔附身了，开始放纵追求魔法、能量而永不满足，永无止境，无心上帝，无心天使苦口婆心的归劝。

撒旦，后来被人类称作科学，也被个别人称作物理学。

我，正“奋斗”着，“拼搏”着，因为无法抑阻心火对能量与魔法的渴望，而努力成为撒旦一伙的骨干。

4 新的痛苦

被误解的受苦者：

伟人所受的痛苦与他的崇拜者所想像的不同，伟人的痛苦莫过于在某些凶恶时刻出现鄙琐、小器的情绪波动，简言之，产生痛苦是因为伟人对自己的伟大产生怀疑，并非因职责的需要而作出的牺牲和殉难。

普罗米修斯同情世人并为他们而牺牲，这样，他就是快乐的，自感伟大的；然而，当他嫉妒宙斯，又不得不忠诚地将凡人带给宙斯之时，他是痛苦的。

——尼采

我不敢说自己是伟人，但是我有类似的痛苦，但是自嘲式的怀疑让我异常痛苦，这是超乎任务失败的痛苦，是对任务本身的怀疑的迷茫的痛苦，是对自己生存意义怀疑的痛苦。

这一怀疑让我惶恐不安，让我面对毁灭的危机，怀疑的“畅想”令我痛苦直至麻木。

在犹疑中，我分裂了，（不知精神分裂是否类似）分裂成两个自我，两个截然相反的自我。它们激烈斗争，造成着我的内耗，甚至它们中的一个与妖灵勾结引诱我堕落，另一个与撒旦和冥冥中之力联合，竭力对抗。我便在深渊之缘毁灭与重生，自我折磨着。尼采只指出了这种情况，却尚未让我悟出如何脱离深渊之缘。我如何脱离深渊之缘？或许要请求理性头脑的力量的援助？

5 一个美丽、幼稚而又功利的愿望：真正的自由

要达到理想，实现抱负，最有效最快捷的方式就是理性地计划，理性地执行，理性地总结和修正。摒除一切私欲、杂念，压制一切情绪波动，完全与事业合为一体。快乐所应快乐的，痛苦所应痛苦的。让自己处于恒久的循环中，用源源不绝的时间创造绵绵不绝的价值。概言之，自己的状态趋近于机器人，让自己成为任务指向而不是情绪指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令悲喜为任务服务。这样我就成为一个飞速运转的机器，没有牵挂，没有流连，没有儿女情长，没有瞻前顾后，全力全身心地飞速向着理想的运转。

但是，这一极限模型掩盖了我的生理本质。它把正常生理状况下所能达到的一般模式强行外推到生理基础无法支持脆弱的边缘，颤抖着，摇摆着。一旦边缘轰然崩摧，我即要堕入边缘之外的虚无，难以重生。

从前我追问，我为什么不是一个机器，却不幸成为一个人要有生理需求和极限（有极限就会有边界！）我痛恨生理基础，为什么限制我趋向机器的进程，为什么成为我前进的桎梏，为什么成为万恶之源？！（古希腊的哲学家就是认为肉体在欺骗灵魂，不光是生理的限制，还有用不健全的感观给灵魂传达错误的信息，从而痛恨肉体，进而有的禁欲，有的自毁，也有的采取静思以排除干扰。）同时，我又有“调和”的思想萌芽，即利用生理的特点，化之为强势。

尼采在第107篇“对艺术的感激”中向我传达用艺术来抚慰肉体，使它不罢工，积极配合灵魂。

大可更作推广，继续提高生理需求的地位：追求理想只是为了总体成功，总体的成功便是连续的前进，连续的前进造成连续的快乐。于是理想只是对“终极”的快乐的追求。而“快乐”“痛苦”属于生理范畴！

但生理需求又不是全然的根本，因为它无法解释人与兽的区别。为纵欲而生活完全是禽兽之为。罗素讲，理性在于适当克制眼前的生理欲望而取得更长远的快乐和幸福，这也就是人的特点，也就是文明的根源。

没有了生理需求便没有了生命，没有了理性就没有了人性。生理需求在我为激情。我不能像从前那样压抑激情而近乎毁灭。也不能像在堕入虚无中一样纵欲享乐。

我，理应是理性与激情的统一体。我，理应拥有理性的激情和激情的理性！

（科学正是在直觉与理性间跳跃！直觉拓展了科学的前沿，理性夯实了科学的基础。）

一个美丽、幼稚而又功利的愿望萌生了：我要在激情与理性间自由取舍；我要在机器与人性之间自由转换。这方为冯虚御风之真正自由！我的状态应在这两股力量的作用下达达到最优，并在这两股力量的作用下平稳存在，我要可以自由调节两者的多寡强弱！

一定能，I promise.

我曾经生活，我曾经思考，我曾经奋斗，我曾经有快乐并少许痛苦；我要继续生活，因为我要继续思考，我要继续奋斗，我要继续享受快乐并少许痛苦！